

抗戰叢刊

抗戰必勝論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抗戰叢刊緣起

野蠻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在屠殺我們的同胞，侵佔我們的領土了。它的野心，不但在於亡我國家，滅我民族，并欲進而獨霸東亞，征服世界。我們爲求民族生存，爲達世界和平目的，被逼而出以全面抗戰。在這全面抗戰的過程中，每個人及每個團體都要盡它救亡禦侮的責任。本研究部平時根據總理遺教，研究國際上種種問題及復興民族各種方策，對於敵人內部的問題及抗戰時的各種策略尤爲注重。當此全面抗戰發動的時會，我們不敢後人，是以有抗戰叢

刊之發刊，我們感覺到要保障最後的勝利，抗戰指導者要多努力于
下列幾種工作：

(一) 分析敵人的虛實，暴露敵人的弱點，使全國人民家喻戶
曉，以增強我們民衆抗戰的決心及力量。

(二) 宣佈敵人的陰險、殘暴、和蠻橫，以增強民衆的同仇敵愾
心理，鞏固我們的民族自衛營壘。

(三) 暴露侵略者的罪狀于世界人類之前，使天下人皆知有
共滅此人類蝥賊之必要，共棄此瘋狂似的日本帝國主
義。

(四) 研究及計劃全面抗戰的方策，把偉大的人力和豐富的物力總動員起來，做成精密整個的組織，使我們抗戰的營壘變成「金城湯池」一般，以達最後的勝利。

本研究部爲了上述幾種逼切的要求編印這種叢刊，供抗日民衆及民衆指導者參考。我們兩月來的抗戰已經證明「最後勝利終歸我們」了。我們能使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敵愾同仇，協力殺敵，這個最後的勝利當更有把握，民族復興可拭目以待。本館理事長，孫哲生先生曾說過「抗戰到底民族必興，」這是代表我全民族的堅強信念。我們更切盼同胞堅守 總理的遺教，「和平，奮鬥，救中國。」區區

微忱，望海內外同胞多加贊助，多加指教！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 啓

自序

日本帝國主義者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給了千萬睡夢中的人們迅速地覺醒，慘無人道的屠殺、奸淫、掠奪，使人們認清了『要生存，唯有抗戰』這認識幾乎已遍滿了中華民族的各階層，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人們都會同情我們這樣神聖偉大的行動！不過，檢閱我們抗戰的陣容，尚有許多「恐日病」者存在其間，時常發出「抗戰必亡」的論調，本書——抗戰必勝論——就是針對着它，要以精密的理論，確鑿的事實，和科學的歷史觀，大刀闊斧無留情的粉碎「恐日病」者的錯覺，更爲防止「恐日病」菌的傳染，不再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以加強抗戰必勝的信念起見，所以本書的態度：

第一是檢討過去中國對外屢戰屢北的原因，與此次抗戰性質絕對的不同，闡明

「局部戰」和「全面戰」的差異，用以決定我們神聖抗戰的前途。

第二是較量敵我兩軍物質力和精神力；物質力的比較，可以認識敵我的虛實，精神力的比較，可以明瞭敵我士氣的高低，前者針對着「恐日病」者的恐怖，後者針對着「唯武器論」者的錯誤。

第三是解剖日帝國主義者內部的危機，這裏要聲明的：危機的因素，本可從財政上、工業上、資源上，用理論和數字宣示出來，然而，爲了避免本叢刊內容的重複，故單說日本帝國主義高壓下，民衆的塗炭，直言之，避用數字，理論本位，探趣味，事實本位，使侵略者外強中乾的真相，更易暴露出來。

第四是綜合上述種種，更予以科學的『歷史的論斷』。

抗戰必勝的論據，並非局限於此四點，亦只擇其最主要者而已，書中理論上事實上若有不盡妥善之處，希望讀者給予正當的指示。

李景禧識於南京，二六年十月一日。

抗戰必勝論 目次

抗戰叢刊緣起

自序

一 導言

二 中日實力的比較

甲 中日軍物質力的比較……………（五）

乙 中日軍精神力的比較……………（九）

三 侵略者的內部危機

甲 侵略者的欺騙政策……………（一五）

乙	民衆的反戰……………	(一八)
丙	軍費膨漲的危機……………	(二〇)
四	結論——歷史的論斷	

抗戰必勝論

李景禧著

一 導言

萬惡的日帝國主義者，又重開殺戒了！蘆溝橋的砲聲，成爲我們最初全面抗戰的信號，光榮的神聖的民族抗戰的序幕，已經揭開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必須決心維護幾千年的燦爛歷史，與敵人殊死戰，以償還過去數不盡的民族血債！

我們要認清在最近百年中，中國被迫對外作戰，共有六七次，但並沒有一次傾過全國財力、物力、人力作殊死戰全面戰，甲午中日戰爭，固然打敗了大清帝國，日本朝野夜郎自大，便以爲自己了不得，從此可以執東亞的牛耳了。老實說甲午戰爭，日本是僥倖得勝，一點也值不得誇大，當時中國參戰的僅有北洋一隅與其週旋，但已鬧得日本精疲力竭，苦于招架，戰事結束後，有人詢問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小國何以戰勝大國？」

彼謂「傾日本全國的力量，攻擊李鴻章北洋一隅，故能戰勝。」傾日本全國力量，不過打敗李鴻章統率的北洋幾省軍隊，假如和整個中國作全面的戰爭，日本還能夠戰勝中國麼？「九一八」事變本來已具有全面戰的條件，但是我們容忍屈辱，讓牠幾分，以後的「一二八」滬戰、長城戰、綏遠戰等，無一不是局部戰，根本談不上一「戰爭。」三番五次日本撐着得勝旗鼓回營，都因為我們沒有拿出全部的力量來抗戰，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們在忍耐屈辱與準備的五六年中，精神上使全國老老少少都知道國家是我們無上的寶貝，成功了一個非常統一的局面，物質上也準備了不少的力量，所以這一次的抗戰，我們全民族已有全面抗戰的意志，整個拚命的決心，今日日本作戰的對手，已不是北洋一隅，或十九路軍廿九軍做單位，而是整個中國的國民，在中國算是第一次全面戰，在日本也是初次遭遇強有力的敵手，這樣的戰爭，是給敵人以前空前絕大的打擊，眼見敵人不久就要崩潰的，我們抗戰的前途是絕對勝利，這不是信口開河，自作慰詞，我

們乃以客觀的態度向同胞分析敵我的虛實，使大家真實地認識日本，同時認識中國，固然我們知道日本有較優良的武器，在這次抗戰中應該特別沉着慎重，但我們士氣之勇與軍隊數量之衆，都是敵人所望塵莫及的，並且日本內部佈滿了許許多多矛盾的因素，隨時隨地都有不戰自敗不打自倒的可能，這些擬分爲：（一）中日實力的比較與（二）侵略者的內部危機，分別予以較詳盡的說明。

一一 中日實力的比較

上面說過，中國幾次對外作戰，都是被迫出來的，這一次的抗戰，無疑的也是迫于萬不得已，無可避免的整個民族自衛的行爲，並不是某一人或某一部人的需要，而是舉國上下全民族的要求。這種戰爭，從應戰方面說來，是弱小民族爭取民族生存，和反抗侵略者的神聖戰，從作戰方面說來，是帝國主義者宰割弱小民族的侵略戰，是少數

沒落的階級爲挽救國內的危機迫使多數人向外作爭奪戰，就戰爭的性質而論，已經預先注定了敵人必然滅亡的前途。

決定現代戰爭勝負的因素有二：第一是物質力的因素，第二是精神力的因素，有精神力無物質力，以肉彈抵砲彈，勝利的把握固然很少，然有物質力無精神力，那更是不可靠了，這兩個因素中，精神力的因素，在歷史上看來實起有決定的作用，在一般的戰爭中如此，在以弱國抵抗強國侵略戰爭中尤其是如此，這因爲物質力的因素是靠人來使用的，沒有作戰決心和犧牲覺悟的士兵，那麼，雖有了新式的武器，也是爲別人預備的，等同敵人的運輸隊（在東北日本士兵以槍械彈藥運給義勇軍，是其實例）許多同胞都太重視了物質的因素，尤其是「唯武器論」者，而忽視了精神的因素，所以對於抗戰抱着懷疑的態度，其實我們的物質力並不輸敵人，精力更勝過敵人百倍，大家看罷下面兩項的比較，可以勇往直前了！

甲 中日軍物質力的比較

物質力的因素，包括戰鬥力、經濟力、資源力、各方面，經濟力和資源力讓他書說明之，這裏我們單道戰鬥力。跟着科學的發達，技術的進步，最近幾年來，對於火力兵器，機械化兵器，航空兵器，化學兵器，日本傾最大的精力財力從事於改善和增加，牠的戰鬥力固不失爲現代化的部隊，但中國經過幾次局部抗戰的經驗，六年來埋頭準備埋頭苦幹的結果，已不許敵人輕視逆睹了。汪主席說：「一二八時只見有敵人的飛機，翱翔于我們領土上空，遊行自在，要放機關槍便放，要丟炸彈便丟，把我們親愛的同胞，忠勇的將士，血肉橫飛，供作牠們的談笑，現在呢？我們有了高射砲了，有了驅逐機了，敵人的飛機闖進來的時候，被我們的飛機高射砲打得落花流水，走不及的和狗屎般摔在地下」（見九月六日「救國公債」演說）。由這一段簡單的話看來，便可以知道這幾年來，政府如何增大了我們軍隊的戰鬥力，如何鞏固了我們的國防，什麼「幾小時可

結束戰事，「幾星期可以佔領某城某鎮，」敵人舊時的夢想，已經都被我們完全粉碎了。

不過我們應該退一步想，敵人的新式兵器，比較我們儲存得早，製造得快，確佔有相當的優勢，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憑你傾全力來準備，萬萬趕不及有了重工業基礎的敵人。但是大家不必爲了這一點擔憂和恐懼，要曉得大量兵器須靠多量兵力來利用，沒有多量兵力使用新式兵器，它所能夠發揮的威力，必甚有限。根據最新統計，敵方的常備軍三十四萬五千人，「預備役」和「後備役」能動員二百二十萬人，「補充兵役」能徵調的人數是一百八十萬，合計動員最高數目爲四百三十萬人。這些軍隊顯然不能夠完全用在中國戰場上送死的，因爲敵人還要鎮壓國內的革命勢力，防止朝鮮台灣等殖民地的獨立革命，以及東北偽軍的反正與義勇軍的遊擊，照目前軍事水準，只可供給二百二十萬軍隊動員，能作戰者亦不過一百萬人。據「一二八

「戰爭的經驗，三十四天敵人已損失二萬人，（此次滬戰不及四十日敵方死傷達三萬餘人）即一年須損失三十五萬人以上，在津浦平綏平漢這些展長的陣線上，如果以四個單位，照上海方面比較計算，敵軍每年要損失一百四十萬人，就是打一年敵軍就要打光了！況且日本心目中主要敵人，並不是中國，牠最希望不費一兵一卒，奪取三城五縣，但這一次已沒有敵人想像那樣甜蜜美滿，一增援就是幾師團，不一月戰費就是二十五萬萬圓，這豈不是告訴我們，這次的侵略，日本要拿出對付牠主要敵人的老本來花，但却不敢亂花，怕牠主要敵人於其精疲力竭的時候，給牠致命的打擊，由是觀之，敵人既不能用大量兵力，又不願拿新式武器大量消耗在中國戰場上，那末，牠的戰鬥力，自不若「恐日病」者想像那樣的強大！

至於我們的戰鬥力呢？我們各部份各色陸軍合計有三百萬左右，各省的民團、保安隊、義勇軍約計有四百萬，最近全國訓練壯丁人數當有幾百萬，只要加強他們的武

裝，就可成爲能戰的軍隊了，如果全國農村的武裝都被組織起來，施以政治的遊擊戰術的訓練，全國內地處處都是遊擊隊伍，那我們人數上不知要强過敵人多少倍。敵人士官佐多半沒有實地作戰經驗，而我國軍隊，因年年參戰，作戰經驗豐富，加以官佐士兵，抗敵意志堅決，氣勢旺盛，個個都抱着爲國犧牲的決心，戰鬥力要比敵軍強得幾十倍。蘆溝橋一連軍隊的奮勇殺敵，寶山一營的頑守城池，南口一團的壯烈犧牲，都是例子。新式武器的數量雖不如敵，但是我們並不顧惜這付老本，因日本之外，我們心目中沒有更大的敵人，千千萬萬男女老少同胞都願把這全付的戰鬥力用在抵抗的戰場上。我們軍火原料的供給，也足夠支持一個長久的期間，另外尚有許多使我們不能預料的加强的新因素。以我們這樣龐大而緊強的戰鬥體，對建築在侵略基礎上僅百萬脆弱的敵軍，沒有熱力和機械人一樣的敵軍，最後勝利顯然是屬於我們的。

乙 中日軍精神力的比較

物質力好比人體的軀幹，精神力好比人體的神經，一個人的神經如果錯亂起來，縱使有強健結實的體格，也無可作爲了。在現代戰爭中也是一樣的，一國民族的精神力，能夠團結一致運用起來，往往可操最後的勝利，反之，雖有堅甲利兵也等同神經錯亂了的身體，終要歸于失敗。日俄戰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帝俄雖擁有大量的武器，堅強的艦隊，但那時國內民族像一盤散沙似的，無法運用起來，結果打了敗仗！日本雖然小小三島牠們抱着一戰可不死，一不戰必亡」的精神，當時率領日本艦隊的東鄉元帥，當與俄軍艦隊遭遇時，馬上樹上戰鬥旗，上面寫着「國家興亡在此一戰，全員必死努力」，卒把俄艦打得落花流水，日本之所以能夠寡勝衆，小勝大，就是日本的精神力能團結一致，而當時帝俄却患了神經錯亂症的緣故。

中日甲午之戰，中國同樣也患了神經錯亂症，那時正值慈禧太后當朝，荒淫無道，內外上下人心懷異，朝廷主戰而李鴻章不欲戰，丁汝昌欲戰，而海軍下級將領士兵不

欲戰，怪不得要屈辱訂城下之盟。現在這一次戰爭的情形大大不同了，精神力不一致的缺點，在日本而不在中國了；因為日本經過兩次對外戰勝之後，國力日見增大，人民逐漸小康，新興資產階級爲了保持多年積蓄的利益，不願戰爭，見識遠大之政治家見日本年來樹敵太多，與中國之不易屈服，也不願輕啓戰端，藉以保存元氣將來對付最大的敵人。下級將領士兵更不願戰，他們都是店員，小伙計，農民，小學教師，機關職員，編成的老爺兵，因為日本中上層社會較安定，於是他們生活多半是過得去的，家裏有溫柔的妻子，有活潑可愛的兒女，他們平日的收穫大都足夠維持生活，一旦叫他們越過遙遠的海洋來打中國，他們的妻子兒女將何以生活，縱令生活不成問題，他們明知戰爭是需要生命兌現的，他們又如何捨得他們的賢妻愛兒（貧苦大眾的懨懨戰爭，讓第三段中「民衆的反戰」來敘述）他們爲了什麼而戰爭，爲正義麼？爲和平麼？抑或爲了解決日本政府所宣佈的人口密度增加問題？可是日本掠奪了廣大滿洲之後，

他們得些什麼利益？以日本民衆的教育程度與智慧，他們不能了解這些欺騙的政策麼？故今日日本國內唯一主戰的，實際上只是少壯軍人法西斯蒂。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國人只怕我政府「不戰而和」，日本民衆却怕軍人「擴大事態」。日本軍閥既下決心作大規模的侵略，內閣便硬着頭皮調集各界「要求」全國一致，顯然因主戰與不欲戰的矛盾，軋轢，所以才需「要求」一致，一致不出於「內發」而出於「外求」，由此可見日帝國主義者精神力的渙散脆弱到如何田地，日政府如何焦急地給民衆打安神針，注興奮劑了！

精神力的健全與錯亂，便表現了敵我兩軍士氣的高下，敵軍作戰，旨在侵略，我軍作戰，純出自衛，動機既殊，勇怯自異，我軍以死求生，是時時刻刻準備拚着血肉之軀爭取勝利，生死早置諸度外，至於敵軍的士兵，是最不欲戰的民衆，他們的作戰並非出於生存上的必要，故無決死之心，而尚存偷生之望，臨陣畏縮，時時刻刻忘不了生命問題，

怪不得胸懷中所裏的都是符咒，「千人縫」之類的東西，「現代化」的軍隊却依靠封神榜式的「法寶」來維持軍心！歐脫萊說過：「日本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中世紀主義與現代獨占資本的混血體。」根據這句話，我們也可以說：「日本的軍隊是神鬼化現代化的矛盾物。」某將軍在上海戰地對一位記者說，「戰爭勝負，全在士氣，我不怕他，他必怕我，不怕他必勝利，他既怕我終必失敗，此乃不移之理，準此理以衡，敵軍雖傾國來犯，究有何益」（九月三十日申報）我們在這裏並不願嘲笑日本軍士兵的偷生怕死，我們並不是把日本軍隊估價得太低，其士兵所以未能表現其過去的勇敢精神，根本的原因，在於侵略的軍隊，師出無名，士無鬥志！故無論怎樣也鼓勵不起士兵的作戰意志來。

敵人的物質力，既不願亂花老本（敵軍因本國精銳部隊死傷過，多近以台灣朝鮮偽滿部隊替代作戰，是一鐵證），精神力又如此頹喪不振，故其戰略利於「速戰速

決，「期一鼓消滅中國的抵抗力，以減少物質的消耗，以挽回精神的頹勢，所以一開頭，便拿出陸軍的「久留米師團」，海軍的「長門」「金剛」，空軍的「木更津隊」，敵人最精銳的部隊，最新式的武器，都已搬來對付我們了，假如我們的物質力竟如敵人所預料的那樣的低下，精神力那樣的頹喪，其「速戰速決」的方針，或許可以收效，但是兩月來的事實，已經證明敵人「速戰速決」的方針，不但不足以毀滅中國，並且反成爲敵人自己的致命傷，因爲既說是「速戰速決」，則須在迅速預定的期間內，以狂風暴雨的态势，一舉而催毀我們的抵抗力，在這個短期間內，也就是敵人的力量發揮到最高的時候，過了這個預定「速決期間」，最好的部隊，最好的武器，如果都使用無效，則其實力當然只有向下減退，一天糾纏下去，敵人的氣焰必一天消沉一天。反之，在我們這方面，既已決定作持久的抗戰，把最大的力量放在最後一次的決勝時期來應用，實力的發揮，一天高過一天，至最後決戰時方達到最高度，到那個時候，敵我形勢完全反轉，敵人

只有保守而無力進攻，我方只有反攻而無需抵抗，那時休戰乞和絕對爲日本而不是中國，『最後勝利屬於我們，』這句話的根據就在這一點，決不是我們誇大與自慰之詞。

三 侵略者內部的危機

讓我們坦白承認日本是強國，以其過去的威望，祇要自重其實力，不濫施壓迫，便可保持其強國的地位，現在的情形兩樣了，威力的濫用，迫我們忍無可忍，奮起自衛。日本之濫施威力自恃強國，引起中國上下一致的覺醒，復活了潛在的國力，敵首相近衛文麿說要我們「屈膝，」但是畢竟不可能了，我們回顧過去，都是日本能夠保持其實力的時期，日本一開始濫用武力，引起了中國和利害有關各國的反抗，便是日本帝國主義霸業歿落的時期。當日本不得不派遣大軍來挽回面子，維持強國尊嚴的時候，中

國開始抗戰，「皇軍」之威望亦隨之墜地，由是觀之，日本對中國用兵，實際上無異自掘墳墓，假設日本帝國主義者用百分之百的力量來攻擊中國，那麼剩下來的日本，將只是太平洋上三荒島，什麼「海上霸王」，「東亞安定勢力」也都歸于盡了！

由國際地位上觀察日本，固不失一個雄糾糾的國家，但由內部解剖日本時，却發現了不少毒素滿佈於其心臟內，牠的體質實意外的不健全，戰爭開始後，這種毒素蔓延得更更有勁，更寬大，委實像人們患了外強中乾的毛病，確實的說，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民衆，有發動革命的可能，敵人內部這樣的危機，在本叢刊宋斐如先生著「日本工業的危機」等書中，均有詳盡的分析，所以我們現在所要說的，有下列三點：（甲）侵略者的欺騙政策，（乙）民衆的反戰危機，及（丙）軍費澎漲的危機。分述如下——

甲 欺騙的危機

日本政府平時用盡心機，欺騙民衆，什麼「弱體的支那」，「支那是最野蠻的

民族，「使一股軍民養成輕視中國，誇張自大的習氣。戰時爲了要求舉國一致對外，並戰費易於募集起見，欺騙的手段來得更凶，蘆溝橋事件，各報紙在嚴酷的統制下，噴雲吐霧，號外一天發四五次，鈴聲驚破了人們的耳鼓（日人搖鈴跑賣號外），就宣傳得像舉國一致的大戰事一樣，但事情是怎麼起的？爲什麼起的？報紙上從來一字沒有說到，只聽一句句在那裏喊着，「支那不誠意，」「北支駐屯軍受了侮辱，」要「膺懲排口，」取締叛亂，接着就是「和約成立了，」成立了又被「支那人食言，」食言了再成立，成立了再食言，接着又是「皇軍」勝利，兵士傷一死二，而「支那」軍民死傷數百，弄得民衆糊裏糊塗莫明其妙，因此以前有的把馬占山認爲一座難攻不落的山頭，這次有的竟把二十九軍看做二十九個師團了！豈不笑話？不久「皇軍」出發了，軍部今年另立新花樣，只許油頭粉面的愛國婦人會送行，不准士兵父母妻子接近車站，以免鐵石心腸的「皇軍」變成「柔情脈脈的淚人兒！」「萬歲聲中，皇軍踏上壯途，」這

便是第二天報紙特大字的記載！日本愛國婦人會的組織，遠在九一八事變以後，這種組織的主要工作，不外看護與慰勞，但日本軍閥迫使她們，「兼營副業」使這班大和魂的戰士受性的刺激與麻醉，格外效忠於「皇國」視死如歸耳。

上海日軍慘敗的消息，絕無從傳入日本，民衆耳中，日本軍閥反極力假造勝利的消息，鼓勵軍國主義，但是宣傳祇能彌補一時，欺騙祇是把日本陷入泥坑中愈陷愈深，日軍慘敗的事實，總有一天會爲日本民衆所知道，假造的勝利愈誇張，日本民衆將來的失望必愈大，日本民衆的怒火總有一天會爆發的，會認識中國是他們的好朋友，起來與中國人攜手求解放。現在中日戰事初起，東京市面已發現了反戰反軍閥的傳單標語，京都火藥庫的爆炸聽說也是反侵略者所爲的。戰事延長下去，日本政府不僅將爲外交上的孤立而狼狽，且將忙於內部革命勢力的鎮壓，這種毒素，是日本軍閥最恐慌的，最頭痛的，不啻日本帝國主義致命的創傷。

乙 民衆的反戰

日本侵略中國，完全出於少數人升官發財的想頭，並不是大多數日本民衆的要求，日本民衆反戰的情緒，本來非常高漲，可是在暴力壓迫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只敢背地對外國人帶着眼淚說幾句傷心話，且舉二三個實例看看日本民衆是怎樣的懨惡戰爭，反對戰爭。

當我在日本時，年近六十餘歲我的房東老太太，她老人家有兩個男孩，家庭很是快樂，他們雖到了徵兵年齡，僥倖都沒有被徵，以供日帝國主義者做侵略的工具，原來日本徵兵法中對殘廢和近視眼是不要的，愛子無所不至的父母心，許多日本民衆只可忍痛用「殘廢」與「近視眼」的方法，加害愛兒，以逃避徵兵，房東的老太太的孩子，一是截斷了食指，一是從幼年時代就強迫他戴上近視眼鏡的，她把這慘痛的事情暗中告訴我的時候，老淚橫流！其內心怨恨日帝國主義者的窮兵黷武的情形，可以想見了！

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時常可以聽見許多日本人民對出兵抱怨的話，有位朋友回國時，僱一個搬運行李的脚夫，他說：「先生你避難回國，我們無法逃避，先生去後幾天，我們也要隨軍到天津去，」滿口粗話亂罵，說他推車在東京給人家搬行李，也有幾年了，生活雖苦，還可以有食有喝，這一去送了性命，太太除了當三等妓女以外，別無法子想。和國人合夥開飯館的老板，更是焦急，愁這一散伙，就無計可施了！另一位朋友娶了日本太太，回國時在船上當衆受日本警察的盤問，說「爲什麼嫁給不三不四的支那人？」她却以堅決的口調答道：「那是我的自由，」於是警察惱羞成怒，咆哮大罵「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喪盡大和民族的體面，」朋友的太太當衆受着侮辱，本想還手一下，終因環境不許，無可奈何。到了上海我們朋友預立遺囑說，「上前線殺敵去，」要她照顧孩子，却被她一口拒絕說，「我們一起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去吧！」聽說她現在把日本軍閥種種罪惡用日語向東京各處廣播了！其情緒的熱烈，和我們一點也沒有分別。

山上面幾種事實，便可以知道日本民衆怎樣的反對戰爭，懾惡戰爭，看了日本民間的情形，再看看我國的情形，完全是兩樣，日本七千萬人當中有一百萬以上財產的，不過二三千人，其餘五千九百多萬都是窮人，做了少數人的牛馬。少數人侵略中國，對他們大多數人半點沒有好處，所以五千九百多萬的窮人，時常幹着改善他們的生活，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鬥爭，在我國却是在政府領導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不分貧富，都願作政府的後盾，而且奮起來激勵政府，督促政府成爲民族解放戰爭的主力，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侵略國的民衆與被侵略國民衆對於戰爭態度的不同，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最後的勝利是屬於誰的。

丙 軍費膨脹的危機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閥從我國生吞活剝了那樣一大批土地和財產，驅民衆說可以解決國內的窮困，但是奪去的土地財產，只充實了地主資本家的腰包，穩定了軍

閣的統治權，在另一方面，軍事行動所耗費的軍事負擔，却落在日本人民大眾身上，所以日本統治者，在九一八事變後反而替日本人民造出一個「非常時」。在非常時期中，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編制一個龐大的預算案，軍費的要求每年都是往上升的，累得那些財政大臣流了不知多少熱汗，才想出填補巨額費用的辦法。

本年度日本總預算，是二十八萬萬七千二百萬，軍費占二十四萬萬多，日本軍閥爲了實行這龐大的預算，由是計劃增加六萬萬苛捐雜稅，內中尤以大衆負擔的汽油稅、煙草稅、糖稅、酒稅等稅率特重，遂造成了物價暴漲的一大原因，物價暴漲與民衆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日本生活費自九一八以來，步步上昇，至去年秋間，因各種物價高漲，更呈一大飛躍，然而一般勞動者的收入，却不斷的下落，據日本銀行調查，民營工場的工人每月工資，昭和六年平均爲九一·三，七年八八·一，八年八五·一，九年八二·九，九十兩年八一·三，十一年一月至十一月平均八〇·六，此種逐年下落的傾向，

至今尙無止境。

物價暴漲生活費上昇，勞働工資却逐年下落，使勞働大衆生活陷於極端的惡劣，結果罷工事件不斷的增加，本年一月至二月的罷工件數，竟達四百二十五件，驚人的數目，這比較前年同期二百十三件約增加了兩倍，人數比前年加了五倍半，僅僅在一個月中就發生了這許多件數，無疑是受了生活的壓迫，而不得不出於此種舉動。

日本軍閥却不管民窮財盡，不管大衆生活困苦，只口口聲聲喊着爲「國防安全感」，不得不增加軍費，但爲什「不安全」却一字不提，乃引起日本全國的責難，老議員尾崎質問軍部說：「請政府予以明確的解釋，這種不安全的局勢，來自國內，抑來自國外，設來自國外，則係來自陸地，抑或來自海面，在陸地上能使日本增厚國防的，僅中國蘇聯兩國，海面上的爲英美兩國，但蘇聯無向他國挑戰之意，故日本若接受蘇聯締結不侵犯協定，則兩國可友好互相關存，英美亦無侵犯遠東之意向，如日本伸其友誼

之手，亦無戰爭之危險，則僅中國一國，又何必增厚國防……；苟日本對中日友好提攜確有誠意，則我可斷定中國必樂與日本攜手，日本爲維持面子起見，自無理由退出滿洲（這只有靠我們的自己力量，日本如能使中國相信確無絲毫野心，中日友好提攜自能實現……），說完旁聽的民衆，全場對他鼓掌歡呼，他們怨恨軍閥的怒火，好像都在這鼓掌歡呼中發洩了出來！

中日開戰後，軍費又增加五萬萬元，不上十日又要求追加二十萬萬元，島國的土沙，不能變作金銀，民窮財盡的日本大衆，那堪這樣大量搜括，經濟的危機一日一日地緊迫，革命的勢力也一日一日地滋長，帝國主義對外雖強暴無比，橫行一世，但終經不起自己內臟發生了變化，那時候不必中國打敗日本，而日本已不戰自敗了。

四 結論——歷史的論斷

從上面種種觀之，就物質力方面說，日本要應付四方八面的敵人，能夠攻打我們的很，有限而我們的戰鬥力是足夠和牠拚個你死我活的，就精神力方面說，敵軍士無鬥志，神經已經錯亂，而我們則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大家都是一條心，鐵一般的團結，銳不可當。就侵略者國內說，欺騙民衆，只能蒙蔽一時，反戰的怒火，已遍滿各階層，軍費的大量搜括，使民窮財盡，大有革命的可能，所以，我們非常明白，除非漢奸賣國賊，才會替日帝國主義者吹得三頭六臂，神通廣大，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只要有良心，有血氣，不願當漢奸亡國奴的同胞，都沒有理由說，日本能打勝中國的，而是說在抗戰中，日本沒有不吃敗仗，中國最後沒有不打勝仗的。

一切物質力，精神力，決定了戰爭的勝敗，而歷史的階段又最後決定了戰爭的前途，用科學的歷史方法來觀察中日歷史的現階段，更可千真萬確決定了這次戰爭的前途。加深了我們必勝的信念。

我們先要區別清楚，中國歷史的發展，五六年來是處於復興的階段，而日本國家則是已達資本主義發展的殒落時候，正在發展中的中國，和正在挽救自己殒落的日本，侵略戰爭的必然性，好像是命運注定，人力無可挽救的。但這種戰爭對於正在發展中的中國，絕不會中傷的，絕不會半途停頓的。因為我們知道，在歷史上，一個外來的強力壓迫，對於一個歷史發展所能起的作用，並不是全由這個外力來作決定的因素，主要的還是要看這個歷史發展是處於什麼階段之上，如果這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是在向上昇的道路走，則此時外力之來，反常常可以促進這個國家內部各種進步。反之，如果這一國歷史是正向倒退的過程中，那麼這時的外力，正愈加速其倒退。中國古代在每個朝代之末期，當國運衰退國家瓦解之時，外族常因而侵入，這時外族的侵入，就加速中國的分裂，即就中國近百年史來說，外力之能夠相繼侵入，也正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於國家生產力後退而政治發生分裂的局面中，所以，當時中國不能夠發動全

而戰爭，處處吃了敗仗，且更加速其瓦解的局面。但是，同一外來的強力壓迫，對於當時的日本，却反而促成牠們走上明治維新的道路，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當時日本歷史的發展，正在向上昇的過程，所以，外力壓迫反而加緊了牠們國家的統一。中國現在的情形，最可大書特書的一點，正是牠不僅五六年來因新生產力之重新建立，而又入於歷史上昇的時代，並且政治上正造成統一的局面，造成自己歷史發展的出發點，在這種情形之下，戰爭的到來，會像外科醫生的手術一樣，反而加速了中國統一和一般歷史進步的完成。

我們應當認識，就是中日兩國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是處於歷史復興的階段，並且還是處於被壓迫的狀況中，所以我們在進行解放全民族利益之民族對外戰爭中，我們所能表現之民族情感，是如朝氣蓬勃，如春潮怒發，健旺而有力，而在日本是在一個歷史發展已超出民族利益範圍之時代，「民族利益」之號召，「光榮

戰死」——這只是一種欺騙的宣傳，藉此驅使勞苦大眾供給國內破落階級向外侵略的工具而已，所以牠們戰爭的各種力量，不及我們，這是所有歷史所有民族沒有例外的情形，這也是我們必打勝日本的決定的因素。

我們明白了這個關鍵，知道這一次的戰爭，不特是偉大的光榮的民族求生存的戰爭，而且是一個歷史進步的鬥爭，我們應該抗戰到底，換取我們必然的勝利，在以前希波戰爭時，希臘之抵抗強暴的波斯，只一次的打擊，便把弱小希臘的民族，變成當時世界上一等的強國，同樣在近代，日俄戰爭中，日本也只一次打敗了俄國，便立刻變成世界上五強之一，這些都是因為一個民族當其正在歷史發達之時，一個「勝利的戰爭，」對於牠的進步之促進，比牠平常的進步，要快得無數倍，中國現在也是處於這種局勢，中國對日戰爭中只要最後得到一次兩次的決勝，中國就會馬上變成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

物質力，精神力告示了我們，歷史也告示了我們，同胞們起來罷！爭取最後一次的
決勝，爭取頭一等強國的光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抗戰叢刊
第三種

抗戰必勝論

實價三分

著者 李景禧

編行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南京總理陵園

太平路

中書局

經售處

上海
漢口辦事處

通略生成里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歡迎
翻印